



心该怎么花？

哀莫大于心死。想想要怎样将心来使，让它活起来。 Text 黄方玲

另番劳燕分飞

朋友的父亲过世，我去吊丧。这二十几年参加过数次美国人的丧礼，这次的有点异常，因为遗体旁有个金属骨灰坛。

玛丽朝着我的视线，低声地说：“那是我母亲的骨灰。”

“你父母不是早就离婚了吗？”难道是我记错？

“没错。我五岁时，他们就分手了。”

她的母亲七年前过世。不可思议的是，父亲一共结婚十次，母亲是原配。玛丽是他俩唯一的孩子。母亲也结过两次婚。

结了十次婚！不是情圣也是个乐天派吧？很多人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，就对爱情没有太多的奢望了。

玛丽的父母生前早已为身后事做计划。母亲选择火化，而父亲决定土葬。很久以前就选好墓地。他们不想给女儿添麻烦，将后事提前安排妥当。

“我有九个后妈，三个已过世，其他六个都在这悼念厅。”玛丽接着说，然后视线快速扫过四周，停留在几个妇人身上。她们看似联合国代表团，个个仪态万千。

上小学时，玛丽已晓得自己的家庭与别人的不同。虽然父母不在一起生活，但她被爱至极，什么都不缺，和继父与后妈们的关系也不错。

“父亲不是花心，而是幸福的奋斗者。每一场婚姻都是好聚好散，从来没有爱断情殇。最短的婚姻也维持有三年。他觉得他运气太好了，得到上天眷顾，让他遇到他爱，也爱他的人。”

我从玛丽的语气，察觉不到讽刺、嫉妒或不满，只有敬爱万分。“父亲是个用情专一的人。他永远能让你觉得无论屋子里有多少人，他最在乎的是你。被他爱，好幸福。”

这就是古诗里所谓的“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余兮目成”吧？

虽然离了婚，不能白头偕老，也不必成仇家。玛丽的父母仍然把彼此当做知己、亲人。他们的遗愿是，死后要葬在一起。

那块墓地，也给其他的前妻留了位。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做选择，不刻意，不勉强。两个过世了的后妈，已葬在那儿。

恋爱期落幕后，友情和亲情依然存在，这群人将感情和关系处理得特好。

另番花样年华

不久前，初次拜访了一个老同学的姨妈。出来迎接我的老妇人，穿着紧身短裙裤舞蹈服，身材纤细，风姿卓绝。

“我才上完舞蹈课，刚刚回到家。”这位已经88岁的老妇人微笑说道。“我的时间不够花，一周四天学舞蹈。”

阿姨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涂抹了口红，还戴一串珍珠项链。长发向后梳理成低盘发，两侧发丝显得蓬松，气质非凡。

十年前，她从新加坡移居到纽约市。慢慢地观察年迈的美国女性如何面对年老的孤独后，这位空巢老人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

纽约的老人中心活动多，除了民族舞、桑巴舞、交际舞、健身操，还有插花、烹饪、绘画、电脑班等，经常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娱乐节目。

通过这些活动，阿姨也交了个男友。春风十里不如她，我第一次见识了88岁的妩媚。

“他是我的舞蹈老师，年龄小我15岁。”她说。

这正是她的花样年华。独立自主，不断地自我教育，享受着生活，期待着未来。

尽管岁月不饶人，但心态依然可以保持青春。

以上的人生选择，叫我反思。自己的心，是否过于节俭吝啬？我们心自问了一下。

这些年，似乎将全部的心思投入创作里，别说每周四次，我一年里没跳一次舞。

虽然被伤过的心遍地都是，但有些人就是能勇敢地再去爱，不害怕被拒绝或失败所带来的痛苦。

可以快乐地一起走一段，也是幸福的。有时转弯，就分道扬镳了。不可能买一份终身保险。

无论什么年龄，心该怎么花就怎么花——也就是说，只要不违背良心，别吝啬付出。即使失败过，失去过，若不再去爱，才是浪费。

黄方玲，新加坡人。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，于宇航局NASA担任研究学者。如今定居纽约，全职从事陶艺创作。